

在「新」與「變」之中尋求平衡

參與「第九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有感



▲「第九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於疫情後實體、線上同步舉辦，國內外學者共聚一堂。
(李東陽 攝)

編按：

「第九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於6月29日至7月1日舉行，身為聖嚴法師的弟子與研究其思想的常慧法師，分享參與的觀察與體會，除了明顯感受到研討會的「新」與「變」，例如新一代的青年研究學者出現，還有法師個人的自我期許。

在 疫情三年後，得以全程實體參與第九屆聖嚴思想國際研討會，心裡是百感交集的。除了因為疫情讓大家在各方面有許多「不得不」的改變之外，在佛教

學術研究上更讓人深深感受到許多「不一樣」的「新局面」。這新局面，有讓人驚喜的「全新研究領域」，也有許多全新的「青年研究學者」出現，當然也有一些「借新舊

文獻之探究」而發人省思之處。這些「新」與「變」，是過去參與研討會中，較少、也較不明顯的感受。

專題演講：佛法傳布變化的觀察

從二場專題演講的內容中，可以明顯發現佛法在不同地區、不同時間的流傳過程中，產生了非常不一樣的局面與影響力。衣川賢次教授對南宋臨濟禪初傳日本之研究中，非常言簡意賅地道出了禪宗從一開始的出現，到南宋禪的形成，都是一場禪法在「世俗化」與「聖典化」之間，從未停止過、相互間「此消彼長」的歷程。此一禪宗的形成、傳播與演變的研究結果，相較於傳統研究中以宗門內部的分宗分派來闡述禪宗歷史演變進程，衣川教授則是透過「整體的國家社會文化發展概況」、「宗教社會學」式的研究切入點，的確是另一個非常值得學習與思考的新視角與論述方向。

另一場演講，陳玉女教授闡述了有關《嘉興大藏經》刊刻的歷史演變，不禁讓人對當時的禪師——紫柏真可，能結合民間力量完成一部《大藏經》的結集極為驚歎！為了讓佛法能普及、流通至民間，也讓佛教書籍更廣泛地流布到海內外各個角落，那種於數十年間、一棒接一棒，歷經艱辛的刊刻、保存與流傳的過

程，是讓人極為深深動容與感佩的。

二場演講看似非常不一樣的主題、時空環境與人事物，卻同樣展現了佛法在城鄉之間、在社會菁英與平民百姓之間、在聖典化與普及化之間，不斷地往返擺盪與尋求平衡的演變歷程。我深深感受到，這樣的演變歷程似乎沒有停止過，而且一直都在流動變化中，也從來沒有形成一種固定不變的模式或範式，從中也深刻體會到緣起法中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滅故彼滅，諸法生滅不已的真實義。

現代應用：跨領域的研究趨勢

我們的確可以從不同的專業研究領域中，感受到「世俗化」與「普及化」之間的「生滅之流」現象。例如對藝術家奚淞畫作的研究，結合了藝術、佛理與文字書三者，可以發現以文學、藝術、譬喻、民間信仰與心理療癒等的多元路徑，在「去神格化」與「人間化」後，對佛教進行另類現代化轉譯的探究方式，確實讓人從中可以看到、明白佛教對於解答日常生活中的人我困頓，以及走出生死困惑、體驗到生命中的緣起生滅的可能性。這樣的研究路徑與結果，的確是一種非常易於接引許多藝術愛好者，或非佛教信仰者，在不經意中認識與理解佛法對人生的意義與價值，有時候反而彌補了傳統寺院的



▲ 此次研討會有許多跨界的 research 主題論文發表，展現漢傳佛教研究新面向。
(李佳純 攝)



▲ 來自各國的青年學者參與發表，是此次研討會的新局面之一。圖為林鎮國教授（左一）與青年學者交流。
(李佳純 攝)

法會儀式，或傳授教理教義時的缺漏或不足之處。另一方面，也極為可能的打破了傳統佛學研究中，對於影響與轉化個人生命品質的「有限性」。

法國梅村的漢傳禪法現代化實踐，的確提供了「全球在地化」非常珍貴的實例，讓人對於禪修語言文字、生活實踐方法上，產生了「原來可以這樣轉譯古老的語言、方法」的觀感，具體顯現了東方的宗教能以更白話的方式進入西方人的生命世界中。汲喆老師的研究成果，充分地呈現了在「古今之變、東西交融」下，漢傳禪法的「現代主義色彩」，也形成了「當代佛教跨國傳播的一種獨特的典範」。

佛法與禪修看似走向「世俗化」、「現代化」、「全球在地化」等跨領域的研究趨勢，

卻也讓佛教的研究不再局限於少數精通佛教經論、原典語文的專家學者，反而開拓了現代青年學者的眼界，並且知道可以依著個人的興趣與專業，找到另一種接觸、學習、深入佛教義理的全新路徑。這的確也是讓佛法的生命，在現代社會中可以不斷地有活水源頭、推陳出新的研究趨勢，以及新生代力量的加入。

自我期許： 回到「宗教性」與「主體性」

最後，我想分享自己在二十年後，重新回到學術研究生生活的一些心路歷程。

當我在著手整理聖嚴師父早期的禪修層次演變歷程時，常常會有種突然跨入另一個時空，感受著在那個年代，師父親自教導西

方弟子禪法的場景。每當展讀早期的禪期文字，腦海中就浮現出壯年時期的師父，散發著充沛的體力與精力，兩眼炯炯有神直視每一位禪眾，隨時運用他們所能理解與體會的語言與方法，將漢傳的禪法、正信的佛教，循序漸進地、次第化地予以解說與教導。

更可以感受到在禪期間，言語互動、棒喝打罵之中，師父讓東西方弟子能層層進入禪的修行與體驗，以及身心獲得很深的受用與轉化。那是一種非常活潑、非常當下的應機施設，如「活水源頭」般的將漢傳禪法「普及化」與「生活化」，非常「實境」呈現的「現代化」過程，但也是無以言喻，唯有親歷其境者可以感知，師徒間以心印心、轉化生命層次的經驗。這也是我面對這類文獻資料，想運用學術語言呈現時，常常滯筆不前、呆望桌機的時刻，也是我不得不面對的學術與修道之間的困境。而這樣的困境，也宛如流水般不斷地出現、變化與流動，從來不曾停止過。

其中最大的困境，就如同回應人一再提醒的：避免落入將創教主「神聖化」、「聖格化」、處處展現「神跡」的框架之中。然而，我也常在思考：學術研究者是否也會為了跳脫框架，而漸漸失去了研究「聖嚴思想」的「宗教性」與「主體性」？所有跨領域研究的過程，必然面對研究對象與研究方



▲ 常慧法師（右二）期許能回到漢傳禪佛教的「宗教性」與「主體性」，提出可供參考的文本時空脈絡、宗教家的思維與自內證經驗等研究成果。（李佳純 攝）

法相互交織的過程中，孰重孰輕、主角與配角的抉擇，以及在最後的研究論述中，如何做到「相對客觀」的學術境界？

聖嚴師父曾說過，研究他這個人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領域來切入，但也非常明白地表示：「聖嚴法師的存在，就是因為不專注於佛教的某一特定領域。」即「是融攝一切，又超越一切界限的『宗教思想家』」。身為師父的弟子與研究師父思想者，我一直期許自己能在現代學術研究主流文化中、在跨領域的不同視框中，能時時回到漢傳禪佛教「宗教性」與「主體性」的內涵下，同時能提出可供諸方學者參考的文本時空脈絡、宗教家的思維與自內證經驗等研究成果。以上，就教諸方。

